

# 文化生活脚本理论及其研究进展<sup>\*</sup>

张积家 吴梁婵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心理学系, 广州 510631)

**摘 要:**为了解释人对于生活事件的回忆出现的记忆隆起现象,出现了文化生活脚本理论。文化生活脚本是文化上共享、关于重要生活事件发生时间及顺序的知识。它是规范事件的图式,可以用来检索和叙述个人过去经历的过程。文章综述了文化脚本的研究及其进展,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设想。

**关键词:**记忆隆起;文化生活脚本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0)02-0011-04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Tulving 提出,根据长时记忆中储存信息的性质,可以将长时记忆分为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根据时空关系对某个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具有自传体性质,涉及个体生活中的特定事件,信息总是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关,所以,又可称之为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sup>[1]</sup>。从那时起,对于真实生活经历的记忆研究蓬勃发展起来。研究者通过考察个人对于日常生活中经历过事件的记忆,得到了许多发现。这些发现丰富了记忆研究的内容,也使记忆研究具有更加生态化的特点。

## 1 记忆隆起(Bump)现象的发现

1974 年,Crovitz 和 Schiffman 在字词线索提取的自传体记忆研究中发现了记忆隆起(memory bump)现象<sup>[2]</sup>。这种现象是指,人对于生活经历的记忆曲线不同于传统的回忆量递减的遗忘曲线,反而是对发生在一生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之间的经历回忆数量增多。Rubin, Wetzler 和 Nebes 在综合分析其他一些字词线索提取的记忆研究之后,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记忆隆起<sup>[3]</sup>。随后,Rubin 和他同事使用各种方法引导中、老年被试回忆个人的生活事件,结果发现,在 10 岁~30 岁之间,回忆事件的数量比例不协调,回忆量总是在童年及青春期阶段显著上升,在青春后期或成年早期达到顶峰,然后下降,形成了一个记忆隆起。奇怪的是,当要求人们回忆最消极的经历时,却未发现记忆隆起现象。Berntsen 和 Rubin 2002 年让 1241 名不同年龄的被试回忆自己在最重要、最开心、最伤心和最痛苦的时刻时几岁<sup>[4]</sup>。结果发现,对于 40 岁

以上的被试而言,最重要和最开心的回忆在 20 岁的年龄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隆起,最伤心和最痛苦的回忆曲线则表现出回忆量在不断下降。Berntsen 和 Rubin 总结说,对于 40 岁以上的人们而言,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编码的信息比在其他年龄阶段编码的信息记得更加牢固。2003 年,Berntsen 和 Rubin 又重复了这一发现。他们让 1307 名丹麦被试回忆自己在感到最害怕、最自豪、最嫉妒、最生气和爱得最深时,分别是几岁。并询问被试于什么时候经历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件,该事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同样,积极事件(最自豪、爱得最深的事件)的回忆出现了记忆隆起,而对于消极事件(最害怕、最嫉妒、最生气的事件)的回忆却未发现这种现象<sup>[5]</sup>。

## 2 对于记忆隆起现象的解释

针对记忆隆起现象,研究者提出如下几种解释:

1) 基于生活质量的解释。有研究者认为,人所以在对成年早期的记忆中出现了隆起现象,是因为成年早期的生活比其他任何阶段的生活更好。因此,这一时期的积极事件的回忆量就多。然而,当要求被试依照字词线索回忆时,却未发现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的回忆有类似的差异。Jansari 和 Parkin 考察了依据字词线索从早年或中年时期检索到的回忆,并未发现对这两个时期回忆事件的情绪效价(积极和消极)的评定有任何差异<sup>[6]</sup>。Rubin 和 Schulkind 发现,隆起时期的积极事件的回忆量并不比其他时期多<sup>[7]</sup>。因此,这种解释不能成立。

2) 基于言语学习规则的解释。Rubin 等人认为,记

<sup>\*</sup>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OXLX269),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DXMXLX0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06200524)。

忆隆起时期的重要事件往往伴随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因此在记忆中显得更为突出。这些事件被提及的次数更多,因而被记得更牢。消极情绪事件的回忆没有记忆隆起现象,是因为消极事件往往伴随着不稳定的生活,而且,人们在平时谈话中较少提及消极事件<sup>[8]</sup>。

3)自我叙述理论。Fitzgerald 提出,记忆隆起反映了人在 20 岁~30 岁阶段形成的稳定的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他将稳定的自我叙述的形成称为“同一感效应”<sup>[9]</sup>。自我叙述被描述为一本故事集,包含于其中的故事揭示并维持自我的本性。稳定的自我概念是在成年早期发展起来的,这赋予了这一时期在生活叙述中的优势地位。因为该时期的回忆事件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自我同一感,因此,记忆隆起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偏好记忆发生在该时期的事件<sup>[10,11]</sup>。然而,这一理论难以解释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回忆的差异。Bruner 认为,叙述关乎人们的意图与行动、经历过的人生无常以及各种影响,这些变化无常的经历栩栩如生,通常始于一种稳定状态,随后出现的危机和为解决危机而付出的努力<sup>[12]</sup>。因此,如果记忆隆起反映了人的成年同一感的发展,它就应该同时包含重要的困难事件的回忆以及快乐事件的回忆。Berntsen 和 Rubin 认为,自我叙述和认知的解释关注个体自身的机制,无法彻底解释为何消极事件回忆没有产生记忆隆起<sup>[4]</sup>。

4)文化生活脚本的解释。Berntsen 和 Rubin 用文化生活脚本(Culture life scripts)理论解释记忆隆起现象<sup>[4]</sup>。他们认为,记忆隆起现象的产生、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回忆之间的差异主要源自文化上共享、关于重要生活事件(如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结婚、生孩子等)发生时间及顺序的知识。文化生活脚本是这些规范事件的图式,它可用来解释检索和叙述个人过去经历的过程。然而,尽管文化生活脚本有助于组织个人的生活叙述,生活脚本和生活故事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生活脚本是语义知识中文化共享的部分,生活故事是自传体知识中的部分,是独特的,只属于个体的。文化生活脚本可以通过要求人们回忆文化中模式化的生活事件来测量,生活故事则必须通过让个体叙述个人的生活经历来测量。与前几种对记忆隆起的解释比,文化生活脚本理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做出明确而且经得起检验的预测,预测不同类型事件的记忆隆起会位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 3 文化生活脚本的来源、作用和证据

#### 3.1 文化生活脚本的来源和作用

Berntsen 和 Rubin 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年龄规范。这些年龄规范衍生出社会期望,而社会期望调节着人们的行为<sup>[13]</sup>。Neugarten 等人指出,社会中存在规范的时间表来安排重要生活事件发生的顺序,它反映了该文化期望男人和女人在一生中何时结婚,何时生小孩,何时退休,等等。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不仅知道自己所属文化的年龄规范,而且知道自己实际经历的时间表是早于还是晚于文化的期望<sup>[14]</sup>。于是,文化生活脚本代表一系列按照明确顺序发生的事件,也代表某种特定文化中的原型生活历程。只有被社会认为是重要的过渡事件才被包含在文化生活脚本里。一些事件或许对于个体有重大意义,却并非是文化期望的,如严重的交通事故、买彩票中大奖等。这类事件与年龄规范无关,它们有可能发生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按时”发生、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文化期望的过渡事件常常被视为积极的事件<sup>[5,15]</sup>,也往往得到广泛的庆祝,而不合时序的过渡事件(如在青春期怀孕)则常常被视为有压力的、带来羞耻的事件。因此,文化生活脚本代表理想化的生活故事,它描绘的不是普通的生活,因为普通的生活里必然包含许多共同的但却并非是文化所期望的事件(如离婚)。由于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文化生活脚本不是从个体重复发生的行为中习得,而是从前人流传下来的,是从对同一文化中的他人(尤其是长辈)行为观察中习得的,因此具有文化的共享性。另外,文化生活脚本是一种等级的时间安排表。每一上级事件都包含有下一级事件。比如结婚,包括许多特定的片段:决定婚期、告知牧师、买婚礼服装、举办结婚仪式、照相、婚宴、跳舞、结束婚宴、去度蜜月等。因此,文化生活脚本中的每一事件都可被看作是一个扩展的事件集,其中聚集着许多特定的、文化期望的事件,这些事件被用于去构造和理解生活故事及其他风俗习惯<sup>[16]</sup>。

研究表明,有的自传体记忆任务比其他的同类任务更能激活文化生活脚本。与让被试根据一个随意的单词进行的回忆比,让被试叙说自己的生活故事更能够激活文化生活脚本。Berntsen 和 Rubin 认为,让被试回忆最积极事件和最重要事件可以激活他们对于生活脚本的认知,因为大多数文化期望的事件都被认为是积极和重要的。而让被试回忆最消极事件,不太可能激活文化生活脚本,因为消极的事件要么背离文化生活脚本的时间顺序,要么是非文化生活脚本的事件。

文化生活脚本为人们回忆何时体验过某种情绪提供了搜索线索。对诸如“过去什么时候你感到最快乐?什么时候你爱得最深?”之类的问题,有许多事件让人们最有可能体验到这些情绪,这些事件又集中于某个时期,因此回忆曲线会在该时期形成记忆隆起。尽管在人的一生中,悲伤、生气和快乐、自豪一样,是经常体验到的情绪,但却没有特定的时期供被试去搜索涉及这些消极情绪的事件。因此,如果某类事件没有分布在文化生活脚本的具体时段内,文化生活脚本就无法引导人们去检索这些记忆,这样就会表现出记忆量不断下降的正常的遗忘现象。这样,就可以解释 Berntsen 和 Rubin 在实验中发现的消极情绪事件的回忆结果。所以, Berntsen 和 Rubin 假设,被试在回忆最积极和最重要事件时,应该会在成年早期出现记忆隆起,该时期在西方文化生活脚本中是这类事件发生的关键期。

### 3.2 文化生活脚本理论的证据

为了收集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共享的文化生活脚本, Berntsen 和 Rubin 让被试针对一个虚拟的人物,想象其不同情绪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他们先让 20 岁~99 岁之间的丹麦人想象一位正在回顾其一生的百岁老人,估计老人在经历最幸福、最伤心、最害怕、最重要、最痛苦和爱得最深的时刻时他/她几岁。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被试估计三种积极事件(最幸福、最重要、爱得最深的事件)都发生在成年早期的一个有限的年龄范围之内,对消极事件的年龄估计曲线分布得比较平坦。研究者把被试分为 20 岁、30 岁、40 岁、50 岁、60 岁、70 岁以及更老年 7 个年龄组。7 个年龄组的估计值没有年龄差异,每一年龄组的各项反应指标都高度地相似。Berntsen 和 Rubin 又让大学生被试想像一个普通婴儿(性别与被试吻合),写出 7 件他们认为在该婴儿未来一生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对婴儿来说最重要的事,先想到的事件记录在先。结果发现,在记录中,积极事件显著地多于消极事件。而且,这些积极事件高度重复。这些结果支持存在着共享的对理想化生活模式的认知的看法。他们还发现,被试记录的事件多为文化赞许的过渡事件,这些事件多被估计发生在 15~30 岁之间,消极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布曲线则相对平坦<sup>[13]</sup>。这与 Berntsen 和 Rubin 2002 年<sup>[4]</sup>、2003 年<sup>[5]</sup>的研究结果一致。Berntsen 和 Rubin 认为,当要求被试猜测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们使用了共享的文化生活脚本。文化生活脚本事件由于具

有文化的重要意义,因而能够被更好地编码,同时人们通常会通过外部记录来保持对文化生活脚本事件的记忆,如相片、录影带、视频等,从而防止遗忘,并为日后的回忆提供良好的线索。在社交场合,人们也常常分享符合文化生活脚本的个人事件,较少提及背离文化生活脚本的事件。还有,大多数文化生活脚本的事件常常引起重要的角色改变,比如为人夫/妻、为人父/母、为退休人员等,并且伴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因此,这些事件能够被更好地记忆,而且被更经常地回忆,每一次回忆都相当于一次复述,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事件的记忆效果。

Collins 等人通过 4 个研究进一步考验了文化生活脚本的理论。研究 1 和研究 2 分别选择了不同学校、不同教育背景的被试,让他们写下一件记忆中发生在 8~18 岁之间的自我感觉最好和自我感觉最坏的事件,并估计事件发生时自己的年龄,用量表评定与别人谈论该事件的频率,评定该事件发生时以及现在他们所体验到的情绪的性质(积极、消极、中性/混合)和强度,评定该事件对他们现在自我评价的影响程度,评定依照提示语言进行回忆的难度。结果表明:1)回忆的大部分积极事件发生在 17 岁或 18 岁,消极回忆的曲线分布则比较平坦;2)谈论积极事件的频率高于谈论消极事件的频率,积极事件对于自我评价影响比消极事件大。为了进一步考察回忆的积极事件是否是文化规范赞许的事件,研究者分析了 17~18 岁阶段的记忆内容。结果发现,有 1/3 的积极事件属于高中到大学这一青春后期的人生重要过渡阶段的文化脚本事件,如在高年级获奖,高中毕业,被大学录取等。其他的积极事件涉及各种各样、各种水平的成就,如运动、艺术的成就,但 these 事件和脚本中的过渡期(高中到大学)没有明显的联系。一小部分发生在 17~18 岁的消极事件都不是文化共享的重要事件,尽管在记忆中的事件对个人来说属于重大事件,却不符合与特定年龄或成长阶段相联系的文化脚本的内容。研究 3 让大学生回忆 10~15 岁之间自我感觉最好和自我感觉最坏的事件。研究 4 选择 44 岁以上的中年人(研究 1 中大学生的毕业校友),让他们回忆 2 件发生在 8~18 岁之间、2 件发生在 34~44 岁之间的自我感觉最好和自我感觉最坏的事件。结果表明,在研究 3 中,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回忆曲线相似,即 10~15 岁时期不包含高中到大学这一与年龄相关的重要过渡期,缺乏重要的文化期望事件,因此积极事件和消极事



件回忆的分布应该没有显著差异。研究 4 发现,39.5%积极事件处于 17~18 岁,其中几乎一半积极事件包括了在高年级获奖、高中毕业、被大学录取,说明被试在回忆时受到文化期望引导,再次证明了文化生活脚本理论的解释力度。Collins 等人指出,回忆发生在青春后期的积极事件集中在教育经历和教育成就,是因为被试是竞争力强的大学生或毕业生,教育成就事件可能对他们有特殊而且持久的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选择没有上大学的人群,对这些人来说,非教育性的事件可能是他们青春后期的决定性事件,或许他们回忆的是不同类的文化生活脚本事件。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文化生活脚本不同。

#### 4 结束语

文化生活脚本理论是考察个体回忆与集体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有价值的理论。每个人都在经历和记忆自己独特的生活事件,这些事件在记忆中编码和组织要受共享文化期望的制约。然而,文化生活脚本期望在很多情况下离不开生理特点的限制。生理特点决定了人们何时适合接受高等教育、何时适合结婚生孩子、何时达到事业高峰、何时退休。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对于人的生理特点的把握,逐渐在文化中沿袭并固定下来某些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表。这些事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有助于人类延续,推动了社会发展,得到文化的赞许。

在一些跨文化研究中,能看到同样的记忆隆起现象<sup>[18]</sup>。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首先,在不同文化里,位于记忆隆起时期的事件是否总是集中在共同主题上,值得进一步探索。既然记忆隆起是由于文化生活脚本影响,那么,在不同文化中,记忆隆起的时段可能不同,因为文化生活脚本很不一样。西方文化生活脚本和中国文化生活脚本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我国,有人将人生比作三杯茶:第一杯茶是甜的,说的是童年时期,有父母呵护,生活无忧无虑;第二杯茶是苦的,说的是中年时期,成家立业,上瞻父母,下抚妻小,异常辛苦;第三杯是淡的,说的是人到老年,社会任务完成了,人生也看透了,心情变得豁达和恬淡。而且,在中国,一直都有“三十而立”的说法。发现中国人记忆隆起的时段,了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脚本,对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无疑很有帮助。第二,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中,有许多次文化,次文化的生活脚本是否影响对事件的回忆?是否影响回忆中积极事件隆起的时段?

是否影响记忆隆起时期积极事件的主题?因此,了解中国人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回忆,有必要选择不同地区(如城市和农村)、不同民族(如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教育背景(如上过大学和未上大学)的群体为被试,探讨这些不同群体是否有共享文化生活的脚本,文化生活脚本的共享程度有多大,脚本回忆事件的主题一致性多高。这些研究对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和增进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值得深入探索。

#### 参考文献

- 1 Tulving E.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 In: E Tulving, W Donaldson, Eds. *Organization of Mem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2.
- 2 Crovitz H F, Schiffman H. Frequency of episodic memories as a function of their age.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1974,4:517—518.
- 3 Rubin D C, Wetzler S E, Nebes R 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 In: D C Rubin, 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02—221.
- 4 Berntsen D, Rubin D C. Emotionally charged memories across the life span: The recall of happy, sad, traumatic, and involuntary memories. *Psychology & Aging*, 2002, 17:636—652.
- 5 Rubin D C, Berntsen D. Life scripts help to mainta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highly positive, but not highly negative, events. *Memory & Cognition*, 2003, 31:1—14.
- 6 Jansari A, Parkin A J. Things that go bump in your life: Explaining the reminiscence bump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sychology & Aging*, 1996, 11:85—91.
- 7 Rubin D C, Schulkind M D.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and word~cu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20~, 35~, and 70~year~old adults. *Psychology & Aging*, 1997, 12:524—535.
- 8 Rubin D C, Rahhal T A, Poon L W. Things learned in early adulthood are remembered best. *Memory&Cognition*, 1998, 26: 3—19.
- 9 Fitzgerald J M. Vivid memories and the reminiscence phenomenon: The role of a self nar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1988, 31:261—273.
- 10 Neisser U. Commentary *Human Development*, 1988, 31:261—273.
- 11 Bluck S, Habermas T. The life story schema. *Motivation & Emotion*, 2000, 24:121—147.
- 12 Bruner J.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 Sun F, Feng D.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 In: Wang J, Inhoff A W, Eds. Reading Chinese Script: A Cognitive Analysis. Mahwah, N J: Erlbaum, 1999.

15 闫国利, 张兰兰, 郎瑞. 大学生英语阅读知觉广度的眼动研究. 心理研究, 2008, 1(1): 80—85.

The Perceptual Spa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eading English

Wu Jie<sup>1,2</sup>, Zhang Lanlan<sup>2</sup>, Wu Jingan<sup>2</sup>

(1.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2.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Abstract:** The eye—movement—contingent display change technique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perceptual spa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eading English.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English perceptual span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8—11 character spaces to the right of the fixation; 2) The English perceptual spa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lready reached the adults’ level.

**Key words:** perpetual span in English reading; eye movement contingent display change technique; high school students

(上接第 14 页)

13 Berntsen D, Rubin D C. Cultural life scripts structure recall from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Memory & Cognition, 2004, 32: 427—442.

14 Neugarten B L, Moore J W, Lowe J C. Age norms, age constraints, and 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5, 70: 710—717.

15 Luborsky M R. The romance with personal meaning in gerontology: Cultural aspects of life themes. Gerontologist, 1993, 33: 445—452.

16 Barsalou L W. Th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U Neisser, E Winograd, Eds. Remembering reconsidered. Ecologic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3—243.

17 Collins K A, Pillemer D B, et al. . Cultural scripts guide recall of intensely positive life events. Memory & Cognition, 2007, 35(4): 651—659.

18 Conway M A, Wang Q, Hanyu K, et al. .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n the universality and cultural variation of the reminiscence bump.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5, 36: 739—74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Life Script and Researches

Zhang Jijia Wu Liangchan

(The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of memory bump in recollection of personal life events, researcher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ulture life script. Culture life script is knowledge about the time and order of important life events to occur, which is communion in culture. The script is the schema of normative events, and can be used to search and narrate the course of a person experience in past. The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life script and research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emory bump; culture life script